

傅斯年的毀譽

陳克誠

傅斯年小傳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夏曆二月十三日生。天賦異稟，幼有神童之目。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夏，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五年秋升入本科，胡適提倡白話文學；傅斯年著「文學革新申義」等文響應。

七年夏，與同學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編印「新潮」月刊，八年夏卒業後，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冬，赴英國，先後入愛丁堡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及生理，兼治數學。十二年夏，由英赴德，入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十五年冬，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十六年春返國任教授，兼國文、歷史兩學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同年夏創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民國十七年春應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聘，兼設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專任研究員兼任所長，並先後兼任北京大學教授、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三十七年春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員。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力謀改進，校務蒸蒸日上，深受師生之愛戴。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十二月二十日，以腦溢血病逝於臺灣省參議會議場，年五十五歲。

應聘臺大一段曲折

在我讀中學的時期，對於傅斯年的大名，已有所聞。但只知道他是一位與五四運動有關的人物，其他一切均不清楚。直到對日抗戰時期，我在武漢大學任教時，常常在報紙上讀到他在參政會發表的言論，才漸漸了解，他是一位敢言的文化戰士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職務。但個人仍然與他素昧平生，沒有交往。

一九五〇年（民國三十九年）春間，我正在臺南工學院任教，有一天忽然接到臺大的一通電報

，是由傅斯年校長具名的，邀請我到臺大土木系任教。當時因為內子程崇道正在臺中農學院任教，我在臺南，感覺到非常不方便。我認為臺北的大專學校較多，如果接受臺大的聘約，也許內子有較多的機會與我同在一地任教。所以我非常有意接受傅校長的邀請。不料當我把這意向，向臺南工學院表達時，不僅系主任倪超卓羣兄不表同意，而且院長王石安兄也不放行。王倪兩兄都是留德老同學，他們很了解我個人的情況，認為我的求去與內子工作地點，大有關係。經他們商量的結果：由暑假開始，也邀請內子來臺南工學院執教。因為內子也是留德的，當時各系主任，大都是留德同學，而我們彼此相處並不壞。情面難却，我祇好寫一封信，回復傅校長，辭謝了他的邀請的厚意。這一件事，似乎應該告一結束的，我即繼續在臺南任教。到了一九五〇年的暑假，我因為集了多年的講義，完成了一本「土壤力學與基礎學」的稿子，特別到臺北與各大書店接洽，希望找到一家公司，代為出版。當我在臺北停留的短期內，特別到我的老師盧孝侯先生處拜訪。不料進門以後，他似乎以責備的口氣質問我：你是怎麼一回事，我請你到臺大來教書，你竟然

不來？我坐下來以後，就委婉的將臺南工學院不放行的經過，報告盧老師，他聽完之後，雖然表示諒解，但還是堅持的說：你現在已到了臺北，可以不必回去了，我即日去與傅校長談判。盧先生是我們中大同學最敬畏的一位老師。他的話，向來沒有人敢否定的。所以我只好說，我在臺北還要停留幾天的，不日再來請安。沒有想到，在我離開盧先生公館以後，盧先生立刻去看傅校長，說明寒假邀請未到的一位陳先生，現在到了臺北，我們堅留他，不使其返回臺南，不知臺大的聘約，是否仍然有效，或者是否必須再經過聘任委員會？傅校長說：陳克誠的聘書，在一年內仍然有效，用不着再提聘任委員會，也不必再發聘書，歡迎他隨時到校。盧先生當即來到我的住處並且說：你不能再走。傅校長歡迎你即日到校。這真使我進退兩難，除表示感謝外，只好說：我即去函內子商量一下，再向盧先生報告。他說：無論如何，你不能再回臺南去。內子收到我的信後，立即回信贊成我到臺大，她並作搬遷的準備。

當時我對臺大土木系的情形並不了解，除盧先生是我的老師外，其他的幾位教授，例如徐世大是水利同道，曾在水利部同事；關永山是留德同學，但與我的關係，均只有一面之緣；其他的教授中相熟的只有一位丁觀海兄，也是新由臺南工學院轉到臺大的，其餘幾位教授，則僅知名而未見面。當我接到傅校長的電報的時候，早已猜想到，這一聘約，很可能是由於盧孝侯先生的推薦，這次到臺北以後，果然得到證實。

在我決定接受聘約以後，第一件事是接洽宿

舍的分配，同時內子的職業也不能不顧到。在這一方面，又得到另一位老師陸筱海（志鴻）先生的照顧。陸先生說：你的夫人，既然是臺南工學院聘定的，這一事實，最好應讓傅校長有所了解。我說：雖然如此，但我不願意似乎是具有條件的或交易式的接受臺大聘書。陸先生很熱心的，當天即以電話通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周綸閣（鴻經）兄，請其向傅校長推薦，因為內子在出國以前，曾經在中央研究院任副研究員有年。綸閣兄表示：他與我們都是歐洲同學，很願意向傅校長進言，我乃專誠拜訪綸閣兄一次，並略述內子的履歷，綸閣兄乃專函傅校長推薦並表示內子是中研院的老同事。

因此在我第二次因宿舍問題去看傅校長時，他問我：聽說你的夫人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不知在什麼時期，指導人是誰？我說：她是莊丕可先生的直接助手，工作了五年之久。他說：那我們一定要請她來臺大任教。不過臺大與化學有關的有三系，內部有些問題，我還不知道能到那一系。我當時只有表示感謝，不久以後傅校長通知我說：我們決定請你的夫人為化工系的教授。但是當時任教務長的錢思亮先生發表意見說：程崇道女士不是在化學系，也應當在農化系，（因為內子的專門是生物化學），絕無理由，列在化工系內。後來幾經交談，決定內子為化學系教授。當傅校長通知我時，他老先生加了一句話：希望你的夫人教課能叫座啊！我說：能否叫座，我不敢說，不過她一定可以勝任的。

內子的工作確定後，傅校長指示總務處將溫

州街二十巷六號的宿舍分配給我們，因為那一宿舍原來是分配給以前一位土木系主任的，那位先生未到職，還是空著的，但是那一宿舍，約有六十榻榻米，是相當大的，有人提出：陳克誠的人口，只有三位，分配這一宿舍，似乎太大。傅校長說：陳克誠與其夫人，兩位都是教授，應當可以例外的。所以我即得到了最優待的配給。

房子確定以後，我正準備一切，以便內子等來臺北時，有居留之所。有一天工學院彭院長來找我，說：傅校長要與你談話。因此我即與彭院長同到校長室。我們剛剛坐下後，傅校長開口說：我要請你擔任土木系主任。我當即表示：校長的盛意，我很感謝。但我不能接受系主任的職務。理由之一，我是來教書的，無意辦行政；第二、系內不僅有我的前輩，如徐世大先生，更有我的老師盧孝侯先生，不應由我擔任此職。傅校長說：這兩位老先生，我都徵詢過，他們均無意這一職務。所以非請你不可。我說：除了他們兩位之外，其他的各位教授，資歷雖與我相若，但他們在臺大的時間比我久，應在他們幾位中挑選。校長說：他們都有困難，還是請你擔任。校長的态度，非常堅定，我只好說：讓我考慮後再報告校長吧。校長說：我不必多考慮，希望你在二日內答覆我。我當即與彭院長離開校長室。在退出途中，彭院長告訴我：主任一職，校長考慮很久，也與系內兩位老先生談過，最後決定是你，恐怕你不接受不可。我當即去訪盧徐兩位老先生，報告傅校長要我擔任系主任的消息，他們兩位都表示十分支持，尤其是盧先生，連說恐怕非你

不可。過了兩天我再專訪傅校長堅辭不獲，只有表示接受。他非常高興的說：系內最重要的問題，是排定各位教授的課程。

對行政事務的處理

(一)當我接受系主任職務時，傅校長說：

排課最重要，我當時並不十分了解其含義。到職以後，側聞系務會議談不容易開成，我乃決定分別訪問各位教授並商洽開班的課程。首先訪問徐世大教授，他擔任水利工程及水文學（徐先生所開水利工程一課，後來也是系外人士批評對象之一，因為水利工程包括河工、灌溉、航運工程等等，使外面的人物，沒有兼課的機會）。我訪問的第二位教授，就是盧孝侯先生，擔任結構學及結構設計（後來才知道盧先生所授結構一課，成為系內糾紛原因之一）不料他談好課程後，忽然提出一個問題問我。他說：當他向傅校長推薦你與另一位丁先生來臺大任教時。傅校長對你表示歡迎，但對丁先生表示反對。反對理由：傅校長說：這位丁先生是我山東同鄉，我不能任用私人。盧先生反駁校長的話說：教授只講書，你校長並不認識他，何致發生任用私人問題！傅又說：雖然如此，此人是搞政治的，不能聘為教授。盧先生又反駁的說：你又錯了，他的夫人是參加政治的，他本人除教書外，只在家抱抱小孩而已，與政治毫無關係。傅校長無話可說，所以勉強同意，發出兩張聘書。盧先生問我：是否知道傅與丁先生之間，有何關係。我當時表示毫無所知。我拜訪兩位老教授以後，第三次訪問的，就

是這位丁先生。我們原是老同志。當我進門後除寒暄外，當然談到課程。不料他說出他擬開的課程以後，忽然大發議論的說：我自從寫信大罵大胖（指傅校長）以後，從來沒有打算到臺大來教書的，後來他竟然聘請我，真是奇怪。我當時非常驚異的問他：你為什麼寫信罵他（傅）呢？他當即向我詳加解釋說：「我有一位學生金某在臺南任教，有一天忽然問我：老師是否願意到臺大教書？我問他何以提出這一問題。他說，他有一位哥哥任臺大農工系主任，現在到處找一位結構學教授。如果老師願意，他一定歡迎。我因為家在臺北，乃即答應他：如有機會我極願意到臺北任教。他的這位學生，當即通知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也就很快來信歡迎。我當即寫了一張履歷，由他寄給他的哥哥，但他的哥哥又來信要服務證件，我做事以來，從來未用過證件，但是仍然找出幾張過去的聘書給他。不料他將證件寄去後，不久收到他哥哥的回信說：他已將履歷及證件一併交傅校長。傅校長說：『結構學教授應由土木系聘請，農工系不能直接聘請。』因此此事不成，非常抱歉。我聽了之後，非常不高興，尤其是此事乃是系主任找我，並不是我找他，竟然被拒絕了，我在生氣時，當即寫了一封信質問傅校長說：『如果你的系主任，無權聘請教授，你應當先行說明，現在系主任找我而被你否決，你這位校長太獨裁了。』信去以後，不數月臺大忽然又聘請我，我雖然已接受聘書，但仍然覺得很奇怪。』」等他說完以後，我乃將盧先生對我說的一段話，向他轉述，同時也表示：傅校長不念

舊惡，真是非常開明。這一經過，盧先生當然是不知道，後來我也曾向盧先生報告這一段故事。盧先生也表示：老傅總算不錯。這是我認為傅校長相當開明的一個故事。

後來有一機會，我與當時任師大教授的陳可忠先生談到這一故事，認為這是傅先生的美德時，陳先生乃告訴我，他與傅斯年的一段往事。陳先生說：當他任國立編譯館長時，有人對他提出警告：你在教育界作事，任何人可以得罪，但切不可得罪傅斯年，他聽了莫明其故。有一次在南京，中央圖書館館長諸客，陳與傅同時被邀請。大家進入客廳以後，傅先生看到牆上一條條幅，認為不大通順，他說：這就是邵定教科書——不通。陳當時未理會他；但大家到了飯廳以後，傅先生又看到一付對聯，也不順眼，他說，這也是與邵定教科書一樣。陳也未答復他。到了吃飯的時候，傅先生拿起酒杯向陳敬酒。陳乃拿着酒杯表示回敬，但同時站起來向傅先生聲明的說：我要向你講一句話：『邵定教科書，兄弟是反對的，而且一再反對過。但上級堅持要辦。你老兄如果反對，請向上級發言。如果再向我說，我要揍你』傅斯年也驚慌的站起來了。在座的其他客人，大家起來調解，乃恢復平靜。飯後傅先生在車內與同車的人談話：請你們評判一下，究竟是陳可忠的脾氣大，還是傅斯年的脾氣大。過了幾年，我來到臺灣，傅先生知道了，馬上發一聘書，請我為臺大教授，我雖然還是接受了師大的聘書，但從此以後，對傅斯年的開明作法，非常欽佩。

(二) 傅校長使我欽服的第二件小事：學期開始前我以兩週的時間，將土木系課程排好以後，校長對我說：功德無量，我當時尚不完全了解這話的意義。上課以後不久，系內又發生一件小事，使我非請示校長不可。土木系開了一門結構學的課，有二三位農工系的學生，也選讀這一課。

在課堂上，盧先生發表談話說：這一課是為土木系學生開的，如有其他系的同學選了，請你們退出。因為這課的內容是不適合你們的需要的，尤其是不合農工系的要求。因此農工系的學生，自然不敢去上課，乃報告該系系主任。系主任即來土木系請我想辦法。我無法解決，乃找工學院長加聘一兼任教授，院長說加聘教授，非找校長不可。我到校長室，傅先生聽了我的報告以後說：這件事很容易辦，我們不能為兩三個學生另請一位教授，盧先生是你的老師，你去磕頭就可解決了。我乃去看彭院長，轉達校長之意，同時表示：如果磕頭可以解決問題，恐怕白髮的院長比較更有效。彭院長很願意一試。乃到盧先生宿舍，表示是奉校長之命而來的。盧先生說：我們同去看校長。彭院長真是求之不得。為此兩位老頭子同到校長室。他們兩位進門後，傅校長即向盧先生打躬作揖的說：請老兄幫忙。盧先生說，這件事已有解決辦法了。校長說：我尚不知道呀！盧先生說土木系應開而尚未開的課很多。我的解決辦法是：我另外開一課。結構學另請一位教授擔任，使土木系與農工系的學生合併上課。（土木的學生，對盧先生非常欽佩。尤其是他教結構學號稱中國第一流，如換他人來教土木系學生，

可能鬧出問題。）傅校長很了解內情，當即答復說：你老兄的課不要動。至於農工系的學生，我們另想辦法吧！經過這次談話以後，第二次我去見校長時，他即同意我另請一位兼任教師，以了這一小小的糾紛。

(三) 第三件事，證明傅校長作事的認真，是聘請教授開明及考核的辦法：土木系徐世大先生親自告訴我：有一次學校忽然把徐先生改為兼任教授，徐先生拿着兼任聘書去看院長，院長說：這是校長的決定。徐先生乃去見校長，問改為兼任的理由。傅校長說：你在外面兼差嗎？徐先生說：我只兼任水利局顧問，每月車馬費五十元，這算兼差嗎？傅校長說，如果是如此，那是我的情報不確，我的錯誤，應即改為專任。如果你兼任顧問，每月拿十萬元，也不能算兼差；第二位是機械系的一位姓饒的教授，傅校長把他停聘了。院長去問校長為何停聘？校長說：你應當比我清楚，此人教書既不行又不負責，你何以反來問我呢？說得院長啞口無言，只好告退。因為傅校長常常巡查教室，並在教席下課以後，立即進去徵詢學生的意見。在內子接受聘書，擔任化學系教課約兩週後，我有事拜訪盧孝侯先生。盧先生告訴我：聽說你的夫人教書教得很好，老傅很高興。我問盧先生何以知道。盧先生說：你太太下課後，老傅即到教室內去，問學生的印象，這是他問了幾次的結論。果然不久傅校長在招待新到教授的宴會中，見到內子時即握手說：你教得很好很好。由這一點，可以顯示傅校長事必躬親並且對教學是十分重視的。

對臺大的貢獻舉例

傅校長擔任臺大校長只有短短的兩年的時間，但是他的建樹很多，不及一一詳述。現在只就具有創見的幾種措施，略加介紹：

第一：他主張大一的幾門基本課程，為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等採用統一的標準教材，同時無論月考、期考，採用混合各班統一考試。雖然有許多教授認為這種辦法，不是考學生，而是考教授。因為在混合考試時，試題是相同的，如果教學進度不一致，某班的學生，多數考不及格，相形之下，教授是要負責的。所以這一辦法，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的程度，增加競爭心；但另一方面，也給教授一種警惕，對於教學，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他對於大學入學考試的措施，也是很開明的，第一年他實行對已考取學生的成績予以公開，學生可以隨時查看，以示公平；第二年，推廣到未被錄取的學生，也可以要求查閱試卷。這樣雖然增加了行政上的麻煩，但防止了考試的弊端以及無形的錯誤。對於今日臺灣考試風氣的養成，是有重大貢獻的。

毀譽併存斯人足記

傅斯年去世已三十年，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自有歷史家為其蓋棺論定。不過就一般社會而言，對傅斯年的為人，是毀譽參半的。毀他的人，認為他太為霸道，幾乎毫無是處。但是與他稍有接觸的人，可以證明，傅斯年的為人處世，不僅

開明，而且是服輸的。我現在再舉在臺大的一二小事，以見他的爲人的一般。大家知道，民國以來，國內的學派是有爭執的，尤其是南高北大因文言白話之爭形成兩大壁壘，旗幟分明。當我第一次見傅斯年，談了聘約等事以後，他忽然問我：你是中大畢業的？我說，是的。他說：中大的人都反對我。我說：傅先生您這一句話，應當加以修正！他說：如何修正法？我說：中大有有人反對你；他說：你這一修正很高明；我說：我說的

是事實。彼此一笑了之。第二件事：有一次，臺大開校務會議，討論到農學院種種問題時，傅校長發表了他的議論後，一位法學院的教授盛成起立發言說：你這些意見都不對。我是科班出身，（盛成原是農學的，後來改學政治）瞭解這些問題，應如何如何處理。傅校長無法反駁，只好聽其議論。不久以後又討論到醫學院的問題時，需要組織一委員會來處理。傅校長提議盛成應爲委員之一。盛即起立說：我不能擔任這一職務。傅校長乃以幽默的口吻對盛說：你先生當然是內行啦！引起全場大笑。由這一小事，可證明傅斯年

的民主風度了。（傅斯年去世以後，不久，盛成就是因爲在會場發言，刺激了人，竟被停聘了。）足見民主風度，不是很容易的。

傅斯年主持臺大期間，實在太短，假使他多活幾年，不僅臺大在學術上的地位將大有改進，即對臺灣的教育，也必大有影響。作者深刻的記憶，當他去世的消息傳到校園的時候，不僅大家哀悼，而一般工作也頓失重心，這是無法形容的。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豐富，自少年時期即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僞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聰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